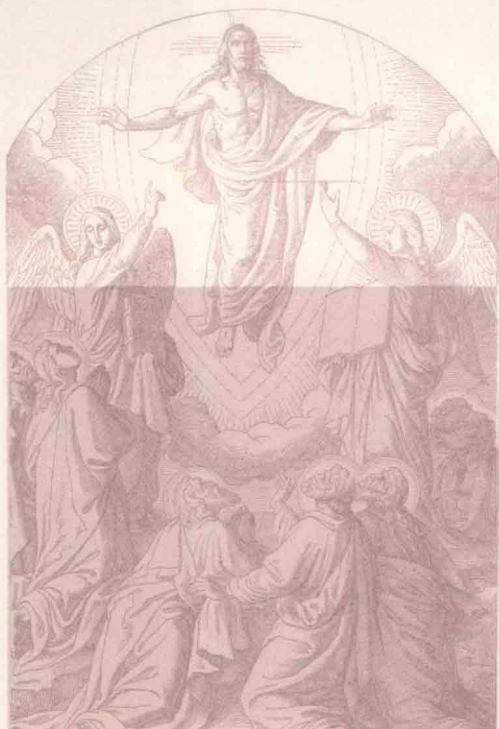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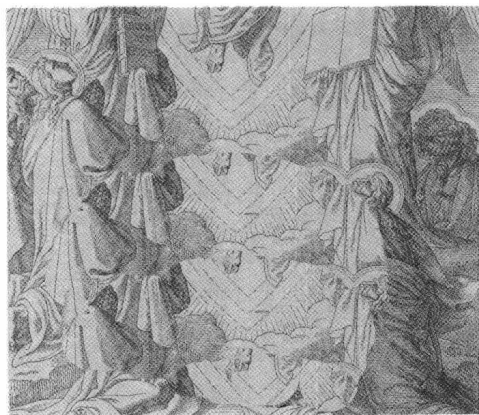
G.K. Chesterton

Heretics

异教徒



基督教经典译丛



何光沪 主编

异教徒

[英] 切斯特顿 著

汪咏梅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教徒 / (英) 切斯特顿著; 汪咏梅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5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691-9

I. ①异… II. ①切…②汪… III. ①基督教—信仰—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389 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詹那达 张艳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 数 178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

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令

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2008年11月

中译本导言

劳伦·威尔肯森 (Loren Wilkinson)

G. K. 切斯特顿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 是英国小说家、诗人、随笔作家、报纸撰稿人、基督教护教学家，一生著书八十多部，出版有自己的刊物 (《G. K. 周刊》)。在去世之时，他已经是英国最受尊敬、著作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家之一。切斯特顿身材高大，个性开朗，胃口、酒量都很大，而且交友众多，喜欢穿一件大披风，手拿剑杖。

切斯特顿的著作睿智幽默，从不乏味。他的幽默以及由此而来的易于理解，有时候被误认为是轻浮浅薄。在《异教徒》第十六章“论麦卡比先生与一种神圣的轻薄”的伊始，切斯特顿有力地回应了这一指责：

一位评论家曾以一种愤慨、理性的口吻告诫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开玩笑，至少你不必拿如此严肃的对象开玩笑。”我用一种本能的直率和惊奇回答道：“一个人若不拿严肃的对象开玩笑，拿什么开玩笑？”……拿极其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的不是我，甚至不是某一类记者或爱开玩笑的人，而是整个人类……世界上最严肃、最可怕的事情——结婚、被处以绞刑——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笑话。^①

切斯特顿的著作所论述的确实是最重要、最严肃的事情，即有关如何在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做一个平凡之人的事情。他常常会诉诸故

① G. K. Chesterton, *Heretics*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7), 119–120.

事，尤其是奇幻故事（即“童话”）对我们产生的那种震撼力。在《回归正统》（*Orthodoxy*）中，他写道：“这些故事之所以说苹果是金色的，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回忆起那个久已遗忘的时刻——我们发现苹果是青色的；之所以描述河流中流淌着葡萄酒，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时的狂喜之中，记起河流中流淌着清水。”^①

说服现代人（无论是20世纪初的英国人，还是21世纪初的中国人），让他们将自己已经逐渐视为日常、平凡之物，视为神奇、不平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切斯特顿在令人惊奇方面却是一位大师。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使读者（甚至一开始不赞同他、反对他的读者）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幽默是其策略的一部分。C. S. 路易斯承认，阅读切斯特顿的著作是使他重归基督教信仰的因素之一，在自传中，路易斯写道：

他的幽默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不是点缀在文中的“笑话”（如蛋糕中的葡萄干），更不是一种泛泛的轻率和逗乐（那是我无法容忍的），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论证拆开的幽默……那把利剑之所以亮光闪闪，不是因为剑手定意要让它那样，而是因为此刻他正在捍卫自己的性命，在飞快地舞剑。^②

《异教徒》出版于1905年，杰出地展示了切斯特顿的风趣幽默，这把闪亮的利剑。该书成书较早（尽管是切斯特顿的第十部著作，与第一部著作的出版不过相差五年），也许是奠定切斯特顿作为一位重要思想家的首部著作。在书中，切斯特顿针对他同时代的一些人所持的思想观点与他们进行了辩论，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书中的大部分人物已经不为

① G. K. Chesterton, *Orthodoxy* (Vancouver: Regent College Publishing, 2004; first published 1908 by Dodd Mead and Company), 62.

② C. 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190–191.

英国读者所知，更毋庸说中国读者了。虽然今天的读者对切斯特顿所谈的人物可能一无所知，但这并无大碍，因为切斯特顿的真正目的是要抨击早期现代思潮自诩的“正统”，而其拥护者自豪地宣称自己为“异端”。现代主义的信条在当时颇为新颖，今天已经比较陈旧，但大部分仍然是我们这个后现代与当代文化（二者正在日渐联合）的重要柱石。

在《异教徒》的开篇，切斯特顿就道明了他写作的原因：

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从前，异教徒以自己不是异教徒而自豪……十八层地狱中的所有折磨加之于他也不能使他承认自己是异教徒。可是如今，几个现代的术语就已经使他为自己是异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异端”这个词现在非不再意味着错误，实际上还意味着头脑清醒、勇气十足。“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①

如今，“异端”和“正统”这两个词不是很适合我们的口味，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环境中，我们对一切正统观念都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强迫人们接受正统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方面的正统观念），曾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苦难和死亡，以至在今天，唯一真正的异端就是为正统辩护。

然而，切斯特顿紧接着在本书的20个章节中非常智慧地让我们看到，他论及的所有那些自诩的异端，本身就是一个肤浅、不充分、常常不为人承认的正统观念的另一面。随后，他敏捷地挥舞风趣幽默这把利

① Heretics, 2-3.

剑，摧毁这些新正统观念。

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切斯特顿的洞见对今天的时代仍然适切，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其适切性至少可与它对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所具有的相比。在第十四章“论某些现代作家及家庭这一机构”中，切斯特顿为小群体和地方性群体相对于大群体和世界性群体的价值作了有力的辩护：

当今时代已不盛行大谈小群体的优越性，人们教导我们要崇尚大帝国、大思想。然而，小国家、小城市、小村庄有一个优点，只有故意装瞎的人才会对其视而不见。那个优点就是：生活在小群体中的人实际生活在一个大得多的世界中，他对人的那种巨大的多样性、坚定的差异性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原因很显然：在大群体中，我们可以选择同伴；在小群体中，同伴已经为我们选定了。^①

切斯特顿随后将小群体价值的原则应用于家庭。今天，家庭、村庄、社区正被越来越大的城市所淹没，切斯特顿的洞见对这样一个世界的适切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也许尤其适切，因为一方面，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家庭，而另一方面，城市巨大的磁力又吸引人们离开村庄、家庭这些小群体。

同样，在第十八章“年轻国家之类的谬论”中，切斯特顿引领我们对国家的年轻和年龄的相对价值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一个国家的年轻和年龄本身不能保证它充满活力。从古老的英国的角度谈及那些骤然崛起的殖民地时，切斯特顿说：

当然，像一切其他人类之物一样，美国从精神的角度说可以活

^① Heretics, 98.

着，也可以死了，就看它怎么选择了。但是，眼下美国必须非常严肃地考虑的，不是它离自己的诞生和开始有多近，而是它离自己的终结有多近。美国文明是否年轻，这只是一个用词的问题；美国文明是否正在消亡，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实际、紧迫的问题。^①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如今正飞速地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类反思对中国的适切性是不容忽视的。

《异教徒》在出版之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切斯特顿带来了许多赞誉。迈克尔·科伦（Michael Coren）在切斯特顿的传记中写道：

他的著作风格和内容给所有人——从首相、圣公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主教，到一批年轻学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学者拥抱这种新思维，视之作为一种全新的、解放性思维形式的先锋。^②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在英国还是在中国，《异教徒》最大的价值也许在于，它有能力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建构自己生命的那些基础，而不至于急速地抛弃过去的正统观念，拥抱时髦新潮的“异端邪说”。我在前面谈到切斯特顿对年轻时代的 C. S. 路易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路易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Man*），在这本书中，他和切斯特顿一样，竭力反对现代人过于草率地抛弃古老正统的伦理观念。而路易斯称这些古老的真理为“道”（the Tao），他明确指出，自己所说的“道”与老子所说的“道”并不完全吻合，但他选用这个词对于切斯特顿的中国读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切斯特顿护卫的正统正是一种普世皆知的生命之道（Way）。

① *Heretics*, 146.

② Michael Coren, *The Man Who Was Chestert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9), 152.

1908年，即在《异教徒》问世后三年，切斯特顿出版了另外一部著作，书名（及其引言）都让我们不能不视之为《异教徒》的续集，他将之命名为《回到正统》。该书以一个不足凭信的故事开始，讲述了一个人从英国出发，希望发现一座新岛屿，结果由于航行方向错误，最终在始发地登陆。切斯特顿写道：“走出快艇的那人认为他第一个发现了英国，我也认为自己第一个发现了欧洲。我确实试图创建一个自己的异端邪说，但在涂上最后几笔之时，却发现那原来是正统的基督教。”^①

在《回到正统》的第四章“小精灵王国的伦理观”中，切斯特顿谈到他越来越相信在宇宙的奥秘背后存在着意义，而正是童话故事重新唤醒了它，使他认识到这一点。

……此前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蕴涵着魔术，此时我想也许它还蕴涵着魔术师。这增强了我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的一种深深的感觉，即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有其目的，既然有目的，就有设计这个目的的人存在。此前我一直将生活首先视为一个故事，既然是故事，就有故事的讲述者存在。^②

切斯特顿在《回到正统》中概括的“正统”，是对《异教徒》中那一幅幅素描背后的基督教框架的详细阐述，在后来的著作《永恒之人》中，他又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

读者要想看到切斯特顿在《异教徒》中表现出的论证的智慧，不必追根究底对他的基督教有所了解。《异教徒》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切斯特顿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尊重。他在这本重要著作中真正呼吁的，对当今的中国与对20世纪初的英国同等重要，那就是：要认识到思想和信

^① *Orthodoxy*, 15.

^② *Orthodoxy*, 70.

念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对思想和信念予以应有的重视。“异端”和“正统”这类严肃的词语在今天仍然适用。因此，让我们以《异教徒》的结束语来结束我为本书在中国的首版所作的简介：

那么，就让我们踏上漫长的旅途、开始一次可怕的探索吧，至少，让我们来挖掘寻找，直到发现自己的观点吧。我们真正持守的教义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奇异美丽……

我们将来不仅要为人类生活中那些不可思议的美德和明智之举辩护，还要为更加不可思议的东西辩护，那就是这个直视我们的、难以置信的浩瀚宇宙。我们将为可见的神迹奇事而战，仿佛它们是不可见的。我们将以奇特的勇气观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绿草与天空。我们将跻身那些看见且相信之人的行列。^①

^① *Heretics*, 169.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劳伦·威尔肯森) 1
第一章 引言：论正统的重要性	1
第二章 论否定的精神	11
第三章 论鲁德亚德·吉卜林与使世界变小	19
第四章 萧伯纳先生	29
第五章 H. G. 威尔斯先生与巨人	39
第六章 圣诞节与唯美主义者	53
第七章 欧玛尔与神圣的葡萄	61
第八章 黄色报刊的温墩	69
第九章 乔治·穆尔先生的变化无常	79
第十章 论凉鞋与简朴、单纯	85
第十一章 科学与野人	91
第十二章 异教与洛斯·迪金森先生	99
第十三章 凯尔特人与亲凯尔特人	111
第十四章 论某些现代作家及家庭这一机构	117
第十五章 论聪明的小说家及聪明阶层	127
第十六章 论麦卡比先生与一种神圣的轻薄	141
第十七章 论惠斯勒的风趣	153
第十八章 年轻国家之类的谬论	161

第十九章	以贫民窟为题材的小说家与贫民窟	173
第二十章	结语：论正统的重要性	185
译后记	 (汪咏梅)	198